

序

作诗固难，评诗亦未易。酸咸殊嗜，泾渭异流。浮浅者喜夸毗，豪迈者喜道警，闲静之人尚幽眇，以至嫣然华媚无复体骨者，时有取焉，而非君子之正论也。夫诗之作，岂徒以青白相媿、骈俪相靡而已哉！要中存风雅，外严律度，有补于时，有辅于名教，然后为得。杜子美诗人冠冕，后世莫及，以其句法森严，而流落困蹶之中，未尝一日忘朝廷也。孔子曰：“《诗三百》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。’”以圣人之言，观后人之诗，则醇醜不较而明矣。顷予暇日抠衣于乡先生黄公之门，公出所为《诗话》十卷，谓予曰：“吾生平嗜诗，颇有佳句传在人口。今老矣，不复自作，时取古人诗卷，聊以自娱。因笔论其当否，且疏用事之隐晦者以备遗忘。日往月来，不觉成编。君其与我评焉。”予退伏而读之，皆前辈论议所未到。若嘲烟云、媚草木等语，率略而不取；惟是含风雅而中律度，有补于时，有辅于名教者，如璆琳琅玕，森然在目。得诗人之关键，窥作者之阃奥，详而正，讽而不刻，使人心开目明，玩味不能去手，斯可谓难得也已。公少负才，取名第，宰剧邑，藉甚有能声。一旦与当路轩轻不得，弃官而归，优游里闾，其中浩然，未尝戚戚于外物，而其用志不衰如此。呜呼！观其取与，可以知其能诗；观其议论，可以知其为人。降叹之余，未及请益，而予赴馆职，后数载，公亦云亡。因循十年，未暇追述。今阅旧集，不胜挂剑之情，因以鄙词题其首。公讳彻，字常明。乾道四年九月二十七日，陈俊卿序。

自序

予游宦湖外十余年，竟以拙直忤权势，投印南归。自寓兴化之溪，闭门却扫，无复功名意，不与衣冠交往者五年矣。平居无事，得以文章为娱，时阅古今诗集，以自遣适。故凡心声所底，有诚于君亲，厚于兄弟朋友，嗟念于黎元休戚，及近讽谏而辅名教者，与予平日旧游所经历者，辄妄意铺凿，疏之窗壁间。未几，钞录成帙，而以《溪诗话》名之。至于嘲风雪、弄草木而无与于比兴者，皆略之。呜呼！士之有志于为善，而数奇不偶，终不能略展素蕴者，其胸中愤怨不平之气，无所舒吐，未尝不形于篇咏、见于著述者也。此《说难》《孤愤》《离骚》《国语》所由作也。予赋性介洁，嫉恶如讎，不忍浮沈上下。甘老林泉，实其本心，何所怨哉！故诗话之集，皆因前人之语而折衷之，不敢私自作焉。

卷第一

汉高祖置酒沛宫，酒酣，击筑自歌曰：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

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”时帝有天下已十三年，当思耆艾贤德，与共维持，独端意猛士，何哉？岂马上三尺，嫚骂余态，未易遽革耶？治道终以霸杂，盖有由然。其前年下诏曰：“贤士大夫吾能尊显之。”是年下诏曰：“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同安辑之。”窃谓播告之词，乃秉笔代言，非若耳熟之歌，乃中心所欲也。

唐文宗夏日联句，东坡谓宋玉封楚王雄风，讥其知己不知人也。公权小子，有美而无规，为续之云：“一为居所移，苦乐永相忘。愿言均所施，清阴及四方。”或谓“五弦之薰风，解愠阜财”，已有陈善责难意。愚谓不然。凡规谏之辞，须切直分明，乃可以感悟人主。故盗言孔甘，良药苦口。若以薰风自南为陈善闭邪，但恐后世导谀侧媚、说诗两可者，皆得以冒敢谏之名矣。

诸史列传，首尾一律。惟左氏传《春秋》则不然，千变万状，有一人而称目至数次异者，族氏、名字、爵邑、号谥，皆密布其中而寓诸褒贬，此史家祖也。观少陵诗，疑隐寓此旨。若云“杜陵有布衣”，“杜曲幸有桑麻田”，“杜子将北征”，“臣甫愤所切”，“甫也南北人”“甫也南北人”，原作“甫也东西南北人”，据《杜诗详注》改，“有客有客字子美”，盖自见其里居名字也。“不作河西尉”、“白头拾遣徒步归”，“备员窃补衮”，“凡才污省郎”，补官迁陟，历历可考。至叙他人亦然，如云“粲粲元道州”，又云“结也实国干”，凡例森然，诚《春秋》之法也。

老杜《送严武》云：“公若登台辅，临危莫爱身。”《寄裴道州苏侍御》云：“致君尧舜付公等，早据要路思捐躯。”此公素所蓄积而未及施设者，故乐以告人耳。夫全躯碌碌之人，果何能为！汲长孺曰：“天子置公卿，宁令从谏承意，纵爱身，奈辱朝廷何。”任遐曰：“褚彦回保妻子，爱性命，遐能制之。”观此以验二诗，信而有证矣。自比稷、契，岂为过哉！岑侍御《行军诗》云：“平生抱忠义，不敢私微躯。”范文正云：“一入谏诤司，鸿毛忽其身。”

《孟子》七篇，论君与民者居半，其余欲得君，盖以安民也。观杜陵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，“胡为将暮年，忧世心力弱”，《宿花石戍》云“谁能叩君门，下令减征赋”，《寄柏学士》云“几时高议排君门，各使苍生有环堵”，“宁令吾庐独破，受冻死亦足”，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，其心广大，异夫求穴之蝼蚁辈，真得孟子所存矣。东坡问老杜何如人，或言似司马迁，但能名其诗耳。愚谓老杜似孟子，盖原其心也。

《剑阁》云“吾将罪真宰，意欲铲叠嶂”，与太白“搥碎黄鹤楼，划却君山好”语亦何异。然《剑阁》诗意在削平僭窃，尊崇王室，凛凛有忠义气，搥碎、划却之语，但觉一味粗豪耳。故昔人论文字，以意为上。

岑参《寄杜拾遗》云：“圣朝无阙事，自觉谏书稀。”退之《赠崔补阙》云：“年少得途未要忙，时清谏疏尤宜罕。”皆谬承荀卿“有听从，无谏诤”之语，遂使阿谀奸佞用以借口。以是知凡造意立言，不可不预为天下后世虑。

《石笋行》云：“惜哉俗态好蒙蔽，亦如小臣媚至尊。”小臣非小官也。凡事君不以道，虽官尊位崇，不害为小臣耳。下云“政化错迕失大体，坐看倾危受厚恩。”此非官小者所当也。但乍读者，则小臣之语，似不指公卿耳。末云：“安得壮士掷天外，使人不疑见本根。”岂非欲取浑敦穷奇，投诸四裔，使天下如一，同心戴舜者欤。

李义山任弘农尉，尝投诗谒告云：“却羡卞和双刖足，一生无复没阶趋。”虽为乐春罪人，然用事出人意表，尤有余味。英俊屈沈，强颜低意，趋跄诺虎，扼腕不平之气，有甚于伤足者。非粗知直己，不甘心于病畦下舐，不能赏此语之工也。

张舍人《遗织成褥段》云：“服饰定尊卑，大哉万古程。煌煌珠宫物，寝处祸所婴。锦鲸卷还客，始觉心和平。”其意在明分守，警贪饕，屏斥玩物，严道义之大节，岂直专为诗哉？就中和平之语，尤可人意。世有豪横凶人，强委馈于善士，而不能骤绝之，其心媿耻，虽欲和平，不可得也。

子美世号“诗史”，观《北征诗》云：“皇帝二载秋，闰八月初吉。”《送李校书》云：“乾元元年春，万姓始安宅。”又《戏友》二诗：“元年建巳月，郎有焦校书。”“元年建巳月，官有王司直。”史笔森严，未易及也。

贾生终童，欲轻事征伐。大抵少年躁锐，使锦历老成，当不如此。昔人欲沈孙武于五湖，斩白起于长平，诚有谓哉。尝爱老杜云：“慎勿吞青海，无劳问越裳。大君先息战，归马华山阳。”又有“安得壮士挽天河，净洗甲兵长不用”，“安得务农息战斗，普天无吏横索钱”，“愿戒兵犹火，恩加四海深”，“不眠忧战伐，无力正乾坤”，其愁叹忧戚，盖以人主生灵为念。孟子以善言陈战为大罪，我战必克为民贼。仁人之心，易地皆然。

昌黎《赠张道士》云：“诣阙三上书，臣非黄冠师。臣有胆与气，不忍死茅茨。”韦应物《送李山人》云：“圣朝多遗逸，披胆谒至尊。岂是贸荣宠，誓将救元元。”圣俞《赠师鲁》云：“臣岂为身谋，而邀陛下睞。”皆急于得君，非为利禄计也。

“一朝自罪己，万里车书通”，此与《无逸》《旅獒》、孟子格君心之非、汲长孺谏上多欲、魏郑公《十渐》、陆宣公之《奉天诏书》无二道也。“明朝有封事，数问夜如何”，此“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”之意。“避人焚谏草，骑马欲鸡栖”，所谓“嘉谋嘉猷，入告尔后于内，乃顺之于外。曰斯谋斯猷

，惟我后之德”也。

“霄汉瞻佳士，泥涂任此身。”只“任”字即人不到处。自众人必曰欺，曰媿，独无心任之，所谓视如浮云，不易其介者也。继云：“秋天正摇落，回首大江滨。”大知并观，傲睨天地，汪汪万顷，奚足云哉！

温公治第洛中，辟园曰独乐，其心忧乐，未始不在天下也。其自作记有云：“世有人肯同此乐，必再拜以献之矣。”东坡赋诗云：“儿童诵君实，走卒知司马。”盖言其得人心也。又云：“抚掌笑先生，年来效瘖哑。”疑未尽命名之意。

临川《送望之守临江》云：“黄雀有头颅，长行万里余。想因君出守，暂得免苞苴。”使能行此言，则虐生类以饱口腹，刻疲民以肥权势者，寡矣。其诗才二十字耳，敦仁爱，抑奔竞，皆具焉，何以多为！

“万方频送喜，无乃圣躬劳。”虽云称贺收复，抑又蕴深意？元首无为，乃分位固然，其所以遽离庙社、远播蒙尘者，谄谀之臣，实为祸阶耳。噫！谀言谄诈，日陈乎前，黄屋虽欲不劳，不可得也。

温公《题赵舍人庵》云：“清茶淡话难逢友，浊酒狂歌易得朋。”虽造次间语，亦在于进直谅之益，而退便辟之损也。

卷第二

老杜《赠韦左丞》有“朝叩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”，至为残杯冷炙之语。及姜少府为清觞异味，即云：“新欢便饱姜侯德”；王倚为沽酒割鲜，即云“古人情义晚谁似”。岂附炎老饕如是哉？盖托文字戏谑也。然又不可不虑，故有“褊性合幽栖，直耻事干谒”之什，以自见其志。亦如《示侄佐》云：“甚闻霜薤白，重惠意如何？已应春得细，颇觉寄来迟。”皆戏言也。终虑痴人以梦为实，故《示侄济》云：“所来为宗族，亦不为盘飧。小人利口实，薄俗难可论。”正如渊明《乞食》篇云：“饥来驱我去，不知竟何之。行行至斯里，叩门拙言辞。”其卑污乃尔，不肯为五斗折腰，殆无异矣。

世俗夸太白赐床调羹为荣，力士脱靴为勇。愚观唐宗渠渠于白，岂真乐道下贤者哉，其意急得艳词媒语，以悦妇人耳。白之论撰，亦不过为玉楼、金殿、鸳鸯、翡翠等语，社稷苍生何赖？就使滑稽傲世，然东方生不忘纳谏，况黄屋既为之屈乎？说者以谋谟潜密，历考全集，爱国忧民之心如子美语，一何鲜也。力士闺闱腐庸，惟恐不当人主意，挟主势驱之，何所不可，脱靴乃其职也。自退之为“蚍蜉撼大木”之喻，遂使后学吞声。余窃谓如论其文章豪逸，真一代伟人，如论其心术事业，可施廊庙，李杜齐名，真忝窃也。

李商隐《咏淮西碑》云：“言讫屡颌天子颐。”虽务奇崛，人臣言不当如此。乘舆轩陛，自不敢正斥，如老杜“天颜有喜近臣知”，虬须似太宗，可谓

知体矣。东坡《赠写御容》诗云：“野人不识日月角，髣髴尚忆重瞳光。天容玉色谁能画，老师古寺画闲房。”盖遵此法。

许汜不为陈元龙所礼，尝与刘备称之。备曰：“君有国士名望，有拯世意。而求田问舍，言无可采，何缘当与君语？如小人欲卧百尺楼，卧君于地，何但上下床之间耶！”然介甫屡用之：“求田问舍转无成”，“更觉求田问舍迟”。《读蜀志》曰：“无人语与刘玄德，问舍求田意最高。”又有《游西霞庵》云：“求田此山下，终欲忤陈登。”岂非力欲转此一重案欤？

岑参《送颜平原诗序》云：“十二年春，有诏补尚书郎十数公为郡守。上亲赋诗觞群公于蓬莱，仍赐以缯帛，宠饩加等，故参为长篇述其事。”安禄山乱，明皇曰：“河北二十四郡，无一忠臣耶？”及闻平原固守，乃曰：“朕不识真卿何如人，所为若此。前日宴赉，真文具尔！”

退之云：“偶然题作木居士，便有无穷求福人。”可谓切中时病。凡世之趋附权势，以图身利者，岂问其人贤否，果能为国为民哉！及其败也，相推入祸门而已。聋俗无知，谄祭非鬼，无异也。

《杜集》及马与鹰甚多，亦屡用属对，如“老骥倦知道，苍鹰饥易驯”，“老骥思千里，饥鹰待一呼”，“老马倦知道，苍鹰饥著人”，“骥病思偏秣，鹰愁怕苦笼”，“放蹄知赤骥，捩翅服苍鹰”，“老骥倦骧首，饥鹰愁易驯”，《骢马行》云：“吾闻良骥老始成，此马数年人更惊”，又“不比俗马空多肉，一洗万古凡马空”，《杨监出画鹰》云“干戈少暇日，真骨老崖嶂。为君除狡兔，会见翻鞞上”，《王兵马使二角鹰》云“安德尔辈开其群，驱出六合梟鸢分”，《画鹰》云“何当击凡鸟，毛血洒平芜”，余尚多有之。盖其致远壮心，未甘伏枥，嫉恶刚肠，尤思排击。语曰：“骥不称其力，称其德也。”《左氏》曰：“见无礼于其君者，如鹰鹯之逐鸟雀也。”少陵有焉。

吴迈远好自夸而蚩鄙他人，每作诗得称意语，辄掷地呼曰：“曹子建何足数哉！”袁嘏谓人曰：“我诗有生气，亦以用心深苦，俄尔有得，宜不胜其喜。”子美云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贯休谓“得句先呈佛”，皆为此也。

林和靖《赠人》诗云：“马从同事借，妻怕罢官贫。”颇能状寒廉态。抑又有意，所谓怕贫者，妇人女子耳，大丈夫之不移，何陨获之有？子美“长贫任妇愁”，亦以男子未尝愁也！“让粟不谋妻”，以明谋及妇人，则不得辞也。又云：“浮生有定分，饥饱岂可逃。叹息谓妻子，我何随汝曹。”乐天云“妻孥不悦生怪问，而我醉卧方陶然。”退之曰“莫为儿女态，戚嗟忧贱贫。”

老杜《畏人》有云“门径从榛草，无心待马蹄”，又“直须上番看成竹，客至从嗔不出迎”，将遣物离人矣。《答严八》乃云“只须伐竹开荒径，拄

杖穿花听马嘶”，又有“草莱无径欲教锄，亦如厌就成都卜”，而云“凭将百钱卜，漂泊问君平”。自知者观之，则为游戏篇章得大自在，俗士拘泥，则前后不相应也。东坡《谷林堂》云：“古今正自同，岁月何必书。”《游香积山》又云：“寻幽志不继，书版记岁月。”

萧思话先于曲阿起宅，有闲旷之致。子惠基尝谓所亲曰：“须昏嫁毕，当归老旧庐。”故元次山《招陶别驾》云：“无惑毕昏嫁，竟为俗务牵。”退之云：“如今便可尔，何用毕昏嫁。”

尝恨王子猷作“此君”语，轻以难名者告人，遂使庸夫俗子，妄意其间，酤坊茗肆，适以污累之。谪仙云：“但得醉中趣，勿为醒者传。”此理信然。和靖《招灵皎》云：“百千幽胜无人见，说向吾师是泄机。”东坡云：“此味只忧儿辈觉，逢人休道北窗凉。”“人生此乐须天赋，莫遣儿曹取次知。”使子猷知此，必钳其喙也。

和靖与士大夫诗，未尝不及迁擢，与举子诗，来尝不言登第，视此为何等随缘应接，不为苟难亢绝如此。老杜云“本无轩冕意，不是傲当时”，“钟鼎山林各天性，浊醪粗饭任吾年”，道义重而不轻王公者也。阮孝绪，南平王致书要之，不赴，曰：“非志骄富贵，但性畏庙堂。使麀废可骖，何异驥驂。”

灵澈有“相逢尽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见一人”，世传为口实，凡语有及抽簪，即以此议之。余谓矫饰罔人，固不足论，若出于至诚，时对知己，一吐心胸，何害？尝观昌黎《送盘谷》云：“行抽手版付丞相，不待弹劾归农桑。”《赠侯喜》云：“便当提携妻与子，南人箕颖无还时。”“如今便当去，咄咄无自痴。”“如今更谁恨，可便耕灞浐。”此类凡数十，岂苟以饰口哉？其刚劲之操不少屈，所素守定故也。

昔人用五马事，多因游遨动出处方用之，如老杜《赋王阆州钱萧遂州》云：“二天开宠钱，五马烂生光。”其宾主去住分矣。又《送李梓州》“五马何时到”，《赠严武》“五马旧曾谙小迳”，《送贾阁老出汝州》“人生五马贵”，太白“五马莫留连”，岑参“门外不须催五马”，戎昱“五马几时朝魏阙”，子厚“五马助征骖”，乐天“五马无由入酒家”，坡“鼓吹未容迎五马”，介甫“尚得使君驱五马”。近人于太守安居闲阁，例称五马，此理恐未安也。

王夷甫、蔡景节并号口不言钱，二子皆因弊矫之过者。衍以其妻贪恹黠货，至藉侠士李阳以惧之。搏在临海，其婢纳女巫之赂，为百姓挝登闻鼓，其绝口盖有由然。如子美、张籍皆云“呼儿散写乞钱书”，太白“颜公三十万，尽赴酒家钱”，岑参“闲时耐相访，正有床头钱”，小杜“清贫长欠一杯钱”，坡“满江风月不论钱”，谷“青山好去坐无钱”，曾不害诸公之高也。

或问郑綮相国近有诗否，答云：“诗思在灞桥风雪中，驴子上，此处那得之。”《北梦琐言》载，綮虽有诗名，本无廊庙之望，及登庸，中外惊骇。太原兵至渭北，天子震恐，渴于攘却，綮请于文宣王谥号中加一哲字。其不究时病，率此类。愚谓此人，止可置之风雪中令作诗也。

明宗召蜀中旧臣，赋蜀主降巨唐诗。王偕等皆讥荒淫，独中丞牛希济曰：“唐主再悬新日月，蜀王难保旧山川。”明宗曰：“希济不谤君亲，忠孝也。”赐彩百段。余谓希济但能两解之辞而已。江革云：“不能杀身报主，得死为幸，誓不为人执笔！”此可以厉臣子之节。

韦苏州《赠李儋》云：“身多疾病思田里，邑有流亡愧俸钱。”《郡中燕集》云：“自惭居处崇，未睹在民康。”余谓有官君子，当切切作此语。彼有一意供租，专事土木，而视民如雠者，得无愧此诗乎！

《渔樵闲话》载：唐末有宜春人王穀以歌诗擅名，尝作《玉树曲》，略云：“璧月夜，琼楼春，莲舌泠泠词调新。当时狎客尽丰禄，直谏犯颜无一人。歌未阕，晋王剑上黏腥血，君臣犹在醉乡中，一面已无陈日月。”此调大播人口。穀未第时，尝于市廛中见有同人被无赖辈殴击，穀前捋之，扬声曰：“莫无礼！”便是解道“君臣犹在醉乡中，一面已无陈日月”。亡赖者闻之，惭谢而退。盖讥当时士大夫掩蔽人善，殆此小人不若。余谓渔樵特假以自喻耳。亡赖所以悔过从善，顿平凶暴之气者，非重其才也，非重其名也，盖重其言有补于治乱安危也。

卷第三

老杜《观打鱼》云：“设网万鱼急。”盖指聚敛之臣，苛法侵渔，使民不聊生，乃“万鱼急”也。又云：“能者操舟疾若风，撑突波涛挺叉入。”小人舞智趋时，巧宦数迁，所谓“疾若风”也；残民以逞，不顾倾覆，所谓“挺叉入”也。“日暮蛟龙改窟穴，山根鳣鲟随云雷”。鱼不得其所，龙岂能安居？君与民犹是也，此与六义比兴何异。“吾徒何为纵此乐，暴殄天物圣所哀”，此乐而能戒，又有仁厚意，亦如“前王作网罟，设法害生成”，不专为取鱼也。退之《叉鱼》曰：“观乐忆吾僚。”异此意矣。亦如《蕲簟》云：“但愿天日常炎曦。”故后人攻之云：“岂比法曹空自私，却愿天日常炎赫。”

《宾客集》：“添炉捣鸡舌，洒水净龙须。”骆宾王：“桃花嘶别路，竹叶泻离尊。”此体甚众。惟柳子厚《从崔中丞过卢少府郊居》一联最工，云：“蒟药闲庭延国老，开尊虚室值贤人。”只似称坐客，而有两意，盖甘草为国老，浊酒为贤人故也。梦得又有“药炉烧姹女，酒瓮贮贤人”，近于汤燖右军矣。余尝为《郊行》诗云：“江干食息呼扶老，木末攀缘讶宛童。”乃《古今注》“秃鹫一名‘扶老’”，《尔雅》“女萝谓之‘宛童’”也。又题一士

人所居云：“但遣一枝居巧妇，不殊大厦贺嘉宾。”盖用《尔雅》注“鷦鷯俗呼巧妇”，《炙毂子》“雀一名嘉宾，言集人屋如嘉宾也。”乐天曾用“巧妇”对“慈姑”。

谢玄晖善为诗，任彦升工于笔，又云“任笔沈诗”。刘孝绰称弟仪与威云“三笔六诗”。故牧之云：“杜诗韩笔愁来读，似倩麻姑痒处抓。”近人兼用之。临川云：“闲中用意归诗笔，静定安身比泰山。”坡云：“水洗禅心都眼净，山供诗笔总眉愁。”

柳迁南荒，有云：“愁向公庭问重译，欲投章甫作文身。”太白云：“我如鷦鷯鸟，南迁懒北飞。”皆褊伎躁辞，非畎亩倦倦之义。杜云：“冯唐虽晚达，终觐在皇都。”“愁来有江水，安得北之朝？”其赋张曲江云：“归老守故林，恋阙悄延颈。”乃心王室可知。

靖节“欢言酌春酒，日莫天无云”，此处畎亩而乐尧舜者也。尧舜之道，即田夫野人所共乐者，惟贤者知之尔。钟嵘但称其“风华清美”，岂直为田家语，其乐而知之，异乎众人共由者，嵘不识也。

老杜“十暑岷山葛，三霜楚户砧”，“九钻巴噤火，三蛰楚祠雷”，其书岁月也新矣。乐天云：“吴郡两回逢九月，越州四度见重阳。”“去年八月十五夜，曲江池畔杏园边；今年八月十五夜，湓浦沙头水馆前。”又：“前年九日余杭郡，呼宾命宴虚白堂；去年九日到东洛，今年九日来吴乡；两边鬢鬢一时白，三处菊花同色黄。”其质直叙事，又是一格。

“山阴野雪兴难乘，佳晨强饭食犹寒”，皆斡旋其语，使就音律。近律有“天上骄云未肯同，十年江海别常轻”，“花下壶卢鸟劝提，与君盖亦不须倾”，皆此法也。

昌黎《送刘师服》云：“携持令名归，自足贻家尊。”苏州《送黎尉》云：“只应传善政，朝夕慰高堂。”诚儒者迂阔之辞。然贪饕苟得，污累其亲，孰若清白之为愈。

旧说贾岛诗如“鸟从井口出，人自岳阳来”，贯休“此夜一轮满，清光何处无”，皆经年方得偶句，以见其辞涩思苦，非若好事者夸辞，亦谬用其心矣。

杜《夜宴左氏庄》云：“检书烧烛短。”烛正不宜观书，检阅时暂可也。退之“短檠二尺便且光”，可谓灯窗中人语，犹有未便，灯不笼则损目，不宜勤且久。山谷“夜堂朱墨小灯笼”，可谓善矣，而虚堂非夜久所宜。子瞻云：“推门入室书纵横，蜡纸灯笼晃云母。”惯亲灯火，儒生酸态尽矣。

韦应物《赠李侍御》云：“心同野鹤与尘远，诗似冰壶彻底清。”又《杂言送人》云：“冰壶见底未为清，少年如玉有诗名。”此可为用事之法，盖不

拘故常也。

子厚《晓行》云：“机心久已忘，何事惊麋鹿。”又《放鹧鸪词》云：“破笼展翅当远去，同类相呼莫相顾。”惜乎知之不早尔。

柳《读书篇》云：“瘴疠扰灵府，日与往昔殊。临文乍了了，彻卷兀若无。”盖尝《答许京兆书》云：“往时读书不至底滞，今每读一传，再三伸卷，复观姓氏，在宗元则为瘴疠所扰，他人乃公患也。”

梦得《送周使君》云：“只恐鸣驺催上道，不容待得晚菘尝。”乃周彦伦答文惠太子问山中菜食云：“春初早韭，秋末晚菘。”此以两字用事者。《送熊判官》云：“临轩弄郡章，得人方付此。”乃用汉高弄印睨尧事。此一字用事者。

钟嵘称张茂先，惜其“儿女情多，风云气少”。喻鳧尝谒杜紫微，不遇，乃曰：“我诗无绮罗铅粉，宜不售也。”淮海诗亦然，人戏谓可入小石调，然率多美句，但绮丽太胜尔。子美“并蒂芙蓉本自双”，“水荇牵风翠带长”，退之“金钗半醉坐添春”，牧之“春风十里扬州路”，谁谓不可入黄钟宫邪？

张文潜《法云怀无咎》云：“独觉欠此公。”或传某生语，文潜自以欠字为得意。然梦得《送皇甫》云：“从兹洛阳社，吟咏欠书生。”乐天“可怜闲气味，惟欠与君同。”“得君更有无厌意，犹恨尊前欠老刘。”退之云：“今者诚自幸，所怀无一欠。”张何得意之有？

举人过失难于当，其尤者，臧孙之犯门斩关，惟孟椒能数之，臧纆谓国有人焉，必椒也，其难如此。司马相如窃妻涤器开巴蜀，以困苦乡邦，其过已多，至为封禅书，则谄谀盖天性，不复自新矣。子美犹云：“竟无宣室召，徒有茂陵求。”李白亦云：“果得相如草，仍余封禅文。”和靖独不然，曰：“茂陵他日求遗藁，犹喜曾无封禅书。”言虽不迫，责之深矣。李商隐云：“相如解草《长门赋》，却用文君取酒金。”亦舍其大，论其细也。举其大者，自西湖始，其后有讥其谄谀之态，死而未已。正如捕逐寇盗，先为有力者所获，搯其吭而骑其项矣，余人从旁助捶缚耳。

太白“辞粟卧首阳，屡空饥颜回。当代不乐饮，虚名安用哉？君不见梁王池上月，昔照梁王尊酒中。梁王已去明月在，黄鹂愁醉啼春风。分明感激眼前事，莫惜醉卧桃园东。”又：“平原君安在？科斗生古池。坐客三千人，而今知有谁？君不见孔北海，英风豪气今安在？君不见裴尚书，土坟三尺蒿藜居。”此类者尚多。愚谓虽累千万篇，只是此意，非如少陵伤风忧国，感时触景，忠诚激切，蓄意深远，各有所当也。子美《除草》云：“草有害于人，曾何生阻修。芒刺在我眼，焉能待高秋！”其愤邪嫉恶，欲芟夷蕴崇之以肃清王所

者，怀抱可见。临川有“勿去草，草无恶，若比世俗俗浮薄”，此方外之语，异乎农夫之务去者也。

《游山寺》云：“虽有古殿存，世尊亦尘埃。山僧衣蓝缕，告诉栋梁摧。”本即所赋事，自然及于乘兴蒙尘，股肱非材之意，岂非忠义所感，一饭不忘君耶？

卷第四

老杜云：“扁舟空老去，无补圣明朝。”又云：“报主身已老。”以稷契辈人，而使老弃闲旷，非惟不形怨望，且惓惓如此。彼遭时遇主，言听计从，复幸年鬓未暮，而不能据诚戮力，以图报效，良不愧此欤！

杜诗四韵并绝句，味之皆觉字多，以字字不闲故也；他人唯长篇，若无可读。正如贤人君子，并处朝廷，但得一二相助，已号得人，若不能为有无者，纵累千百辈，蔑如也。《寄题江外草堂》云：“诛茅初一亩，广地方连延。经营上元始，断手宝应年。敢谋土木丽，自觉面势坚。”又《题衡山县学堂》云：“旄头彗紫微，无复俎豆事。呜呼已十年，儒服敝于地。衡山虽小邑，首倡恢大义。讲堂非曩造，大屋加涂墍。下可容万人，墙隅亦深邃。林木在庭户，密干叠清翠。有井朱夏时，辘轳冻阶圯。采诗倦跋涉，载笔尚可记。”岂不是草堂县学记？

《寄李员外》云：“远行无自苦，内热比如何？”《寄旻上人》云：“旧来好事今能否？老去新诗谁与传。”岑参云：“乔生作尉别来久，因君为问平生否？”“魏侯校理复何如？前月人来不得书。”“夫子素多疾，别来未得书。”“北庭苦寒地，体内今何如？”乐天《寄梦得》云：“病后能吟否？秋来曾醉无？”退之《赠崔立之》云：“长女当及事，谁助出帨褱？诸男皆秀朗，几能守家规。”亦皆书一通也。

旧观《临川集》“肯顾北山如慧约，与公西崦斲苍苔”，尝爱其斲字最有力。后读杜集“当为斲青冥”，“药许邻人斲”；退之诗翁“憔悴斲荒棘”，“宁豁斲株檠”；子厚“戒徒斲云根”，虽一字之法，不无所本。

杜《寻范十隐居》云：“侍立小童清。”义山《忆正一》云：“炉烟销尽寒灯晦，童子开门雪满松。”子厚：“日午独觉无余声，山童隔竹敲茶臼。”秀老云：“夜深童子唤不起，猛虎一声山月高。”闲弃山间累年，颇得此数诗气味。

古人作诗，有用经传全句。《选》诗云：“小人计其功，君子道其常。”乐天：“疾恶若《巷伯》，好贤如缁衣。”乃两句浑用之。韩：“无妄之忧勿药喜。”杜：“谁谓荼苦甘如荠，富贵于我如浮云。”近人亦用史语，坡云：“人言卢杞似奸邪，我见郑公但妩媚。”常观《南史》载王宜兴云：“为劫

不须伴。”甚似一侧韵五言，但无题目耳。

律诗有一对通用一事者：“更寻嘉树传，莫忘《角弓》诗。”乃《左传》宣子聘鲁，尝赋《角弓》及“誉嘉树”，鲁人请封殖此树，以无忘《角弓》。介甫“久谙郭璞言多验，老比颜含意更疏”。乃景纯欲为颜含筮，含曰：“年在天，位在人。修己而天不与，命也；守道不回，性也。人自有性命，无劳著龟。”

坡云：“通家不隔同年面，得路方知异日心。”乃唐人责同年不赴期集，辞云：“紫陌寻春，尚隔同年之面；青云得路，可知异日之心”也。

任昉《别谢言扬》诗云：“讷念耄嗟人，方深老夫托。”《报刘孝绰》曰：“讷慰耄嗟人，徒深老夫托。”略改一两字，岂以会意处欲常用之耶？

临川有“暮林摇落献南山”，又云“木落冈峦因自献”。如云：“名誉子真矜谷口，事功新息困壶头。”又：“未爱京师传谷口，但知乡里胜壶头。”昔人行事措意，默与己合，则喜用之。马少游欲乘下泽御款段，不去乡里，虽自谋独善，亦可为贪躁之戒。伏波在浪泊，下潦上雾，仰视飞鸢，跼跼堕水中，卧念少游平生时语，以为何可复得。故东坡云：“何须更待飞鸢堕，方念平生马少游。”又：“大夫行役家人怨，应念归乡马少游。”“雪堂亦有思归曲，为谢平生马少游。”以其可喜，不直押韵也。

武帝见颜驷庞眉皓首，问：“何时为郎，何其老也？”对曰：“文帝好文而臣好武，景帝好老而臣尚少，陛下好少而臣老矣！”老于为郎，此事尤著。窃怪老杜屡复为郎白首，每称冯唐，而罕及驷。愚谓驷生既不遇三君，身后复不遇老杜，可笑也。

老杜“涂穷反遭俗眼白”，本用阮籍事，意谓我辈本宜以白眼视俗人，至小人得志，嫉视君子，是反遭其眼白，故倒用之。亦如“水清反多鱼”，乃倒用水至清则无鱼也。梦得“酌我莫忧狂，老来无逸气”，乃倒用盖次翁“无多酌我”，“寄谢嵇中散，予无甚不堪”，倒用《绝交论》。坡云：“后生可畏吾衰矣，刀笔从来错料尧，”周昌以赵尧刀笔吏，后果无能为，所料信不错。而云“错料尧”，亦以涉讥谤倒用尔。又有“穷鬼却须呼”，“乃知饭后钟”，“阁黎盖具眼”，“他年五君咏”，“山王一时数”，皆倒用也。

世传五月十三日为“竹迷日”，凡种竹多以五月。杜云：“东林竹影薄，腊月更须栽。”则唐人植竹，用季冬月也。又云：“平生憩息地，必种数竿竹。”尝欲辟小轩，以必种目之。

前辈戏语，以郊外呵喝，月下烛笼，皆谓之杀风景。介甫《戏示颖叔》云：“但怪传呼杀风景，岂知禅客夜相投。”盖用此也。

唐谚云：“槐花黄，举子忙。”东坡有“强随举子踏槐花，槐花还似昔年

忙”，谷云“槐催举子踏花黄”是也。

坡有“试问高吟三十首，何如低唱两三杯”；又“譬如长鬣人，不以长为苦。归来被上下，一夜著无处”。《天觉真赞》云：“书生大抵多穷相，金眼除非是党公。”皆《笑林》语也。

杜云：“嗜酒狂嫌阮，知非晚笑蘧。”近集有“素书款款谁怜杜，采笔迢迢独胜江”，“榻伴烟花常叹杜，海中童卯尚追徐”，“河鱼溃腹空号楚，汗足流骹始信吴”，皆用此格。

永叔“堪笑区区郊与岛，萤飞露湿吟秋草”，以为二子之穷。然子美亦有“暗飞萤自照，水宿鸟相呼”，“幸因腐草出，敢近太阳飞”，虽吟咏微物，曾无一点穷气。孟郊诗最淡且古，坡谓“有如食彭越，竟日嚼空螯”。退之论数子，乃以张籍学古淡，东野为天葩吐奇芬，岂勉所长而讳所短，抑亦东野古淡自足，不待学耶？

用自己诗为故事，须作诗多者乃有之。太白云：“《沧浪》吾有曲，《相子》棹歌声。”乐天：“须知菊酒登高会，从此多无二十场。”明年云：“去秋共数登高会，又被今年减一场。”《过栗里》云：“昔尝咏遗风，著为十六篇。”盖居渭上，酝熟独饮，曾效渊明体为十六篇。又《赠微之》云：“昔我十年前，曾与君相识，曾将秋竹竿，比君孤且直。”盖旧诗云“有节秋竹竿”也。坡赴黄州，过春风岭，有两绝句，后诗云：“去年今日关山路，细雨梅花正断魂。”至海外，又云：“春风岭下淮南村，昔年梅花曾断魂。”又云：“柯邱海棠吾有诗，独笑深林谁敢侮。”又《画竹》云：“吾诗固云尔，可使禽无肉。”

“谒帝似冯唐”，“垂白冯唐虽晚达”，“冯唐毛发白”。又“长卿多病久”，“我多长卿病”，“病渴污官位”，杜以其为郎，故用之。若他人老与病者，恐不可概使。

临川“萧萧出屋千寻玉，霭霭当窗一炷云”，皆不名其物。然子厚“破额山前碧玉流”，已有此格。近诗“蕨芽已作小儿拳”，退之已有“初拳几枝蕨”。老杜“复道诸山得银瓮”，旧注引《礼记》“山出器车”注，盖《瑞应图》曰“王者宴不及醉，刑罚中人不为非，则银瓮出”也。昌黎“我有双饮醪，其银得朱提”，见《汉志》“朱提银八两为一流”，注：“朱提属犍为，乃邑名也。”

旧说贾浪仙抒思“僧敲月下门”，或引手作推势，遂冲尹节，世传为美谭。旧于太学得江御史诗一轴，有督人和诗云：“直饶公补经时序，若是推敲总可删。”以是知雷同相从，非善学也。

卷第五

钱惟演为洛帅留守，始置驿贡花，识者鄙之。蔡君谟加法造小团茶，贡之，富彦国叹曰：“君谟士人，乃为此耶？”坡作《荔枝叹》云：“我愿天公怜赤子，莫生尤物为疮痍。雨顺风调百谷登，民不饥寒为上瑞。君不见，武夷溪边粟粒芽，前丁后蔡相笼加。吾君盛德岂在此，致养口体何陋耶！又不见洛阳丞相忠孝家，可怜亦进姚黄花。”补世之语，不能易也。尝爱李敬方《汴河直进船》诗云：“汴水通淮利最多，生人为害亦相和。东南四十三州地，取尽脂膏是此河！”此等语皆可为炙背之献也。

张无尽尝和山字云：“安得将明似仲山。”人疑之，以近人所常用皆山甫也。观《后汉志》“阳樊攢茅田”服虔注云：“樊，仲山所居。”又杨修《答临淄侯笺》云：“仲山周旦之俦。”只称仲山，何疑之有？

《北梦琐言》载：江陵在唐世，号衣冠薮泽，人言琵琶多如饭甑，措大多如鲫鱼。退之《酬崔少府伊阳诗》云：“下言人吏稀，惟足彪与麇。”余官辰溪时，士人皆可喜而不多得，近城人虎杂居，戏为对云：“圆冠思得多于鲫，刻木唯宜少似彪。”

介甫《宜春苑诗》云：“无复增修事，君王惜费金。”乃暗用汉文惜百金之产而辍露台事。

柳子厚《牡丹》曰：“欹红醉浓露，窈窕留余春。”坡云：“殷勤木芍药，独自殿余春。”“留”与“殿”重轻虽异，用各有宜也。杨中立《梅》诗云：“欲驱残腊变东风，只有寒梅作选锋。”颇恨不与殿军商推正一的对。

沈约命王筠作《郊居十咏》，书于壁，不加篇题。约云：“此诗指物程形，无假题署。”老杜《赠李潮八分歌》云：“吾甥李潮下笔亲，开元已来数八分。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，况潮小篆逼秦相。巴东逢李潮，潮乎潮乎奈汝何！”退之《招扬之罍》云：“之罍南山来，文字得我惊。我令之罍归，失得柏与马。之罍别我去，计出柏马下。我自之罍归，入门思而悲。之罍别我去，能不思我为。作诗招之罍，晨夕抱饥渴。”尝戏谓，此二诗真不须题署也。

《庄子》文多奇变，如“技经肯綮之未尝”，乃未尝技经肯綮也。诗句中时有此法，如昌黎“一蛇两头见未曾”，“拘官计日月”，“欲进不可又”，“君不强起时难更”，坡“迨此雪霜未”，“兹谋待君必”，“聊亦记吾曾”。余人罕敢用。

凡聚落相近，期某旦集，交易闐然，其名为墟。柳云：“绿荷包饭趁墟人。”临川云：“花间人语趁朝墟。”山谷：“笋叶裹盐同趁墟。”“趁墟人集春蔬好。”

江汉有洧，以扞制泛滥，大涨则溢于平陆，水退洧见，舟人谓之水落槽。又滩石激湍，其中深仅可容舟者，谓之洪。若大水，则不复问洪矣。临川

：“万里寒江正复槽。”“东江木落水分洪。”以此亦谓“水黄帽”，谓“云炮车”，非遐征远涉，不能知也。

退之：“心讶愁来唯贮火，眼知别后自添花。”临川云：“发为感伤无翠葆，眼从瞻望有玄花。”又：“久钦江总文才妙，自叹虞翻骨相屯。”又云：“久谙郭璞言多验，老比颜含意更疏。”韩：“我今罪重无当望，直至长安路八千。”永叔：“今日始知予罪大，夷陵去此更三千。”柳：“十年顛顛到秦京，谁料今为岭外行。”王：“十年江海别常轻，岂料今随寡嫂行。”柳：“直以疏慵招物议，休将文字趁时名。”王：“直以文章供润色，未应风月负登临。”柳：“十一年前南渡客，四千里外北归人。”又：“一身去国六千里，万死投荒十二年。”苏：“七千里外二毛人，十八滩头一叶身。”黄：“五更归梦三千里，一日思亲十二时。”皆不约而合，句法使然故也。

永叔以昌黎比介甫。答云：“他日若能窥孟子，终身何敢望韩公。”吴季野以方贾谊。答云：“俯仰谬恩方自歉，惭君将比洛阳人。”皆愤然不平，如恶无盐唐突。而宋景山赠文忠诗，有“才如梦得多为累，情似安仁久悼亡”，即开门当之。二公何抑扬之异也。

李翱赋云：“众嚣嚣而杂处兮，咸叹老而嗟卑。顾予心独不然兮，虑行道之犹非。”文忠屡称之。观老杜“汉阴有鹿门，沧海有灵查。焉能学众口，咄咄空咨嗟”，正同此意。

牧之有“公道世间唯白发，贵人头上不曾饶”，尝爱其语奇怪，似不蹈袭。后读子美“苦遭白发不相放”，为之抚掌。

《否卦》：“包承，小人吉。”说者谓小人在下者包之，小人在上者承之，盖处否当然。杜云：“曲直吾不知，负喧候樵牧。”“是非何处定，高枕笑浮生。”“洗眼看轻薄，虚怀任屈伸。”“寄谢悠悠世上儿，不争好恶莫相疑。”其寄傲疏放，摆脱世网，所谓两忘而化其道者也。

颜延之尝问鲍照：己与灵运优劣，照曰：“谢五言如初发芙蓉，自然可爱，君诗铺锦列绣，亦雕缛满眼。”钟嵘《诗品》乃记汤惠休云：“谢如芙蓉出水，颜如错采镂金。”与本传不同。传又称延之尝薄惠休制作，以为委巷中歌谣耳。岂惠休因为延之所薄，遂为芙蓉错镂之语，故史取以文饰之耶？坡云：“辨才诗如风吹水，自成文理。吾辈与参寥，如巧妇织锦耳。”取况亦类此。渊明所以不可及者，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。

老杜：“卿到朝廷说老翁，漂零已是沧浪客。”又：“朝覲从容问幽仄，勿云江汉有垂纶。”其后梦得《送陈郎中》云：“若问旧人刘子政，而今头白在商于。”《送惠休》则云：“休公久则如相问，楚客逢秋心更悲。”小杜：“江湖酒伴如相问，终老烟波不记程。”“交游话我凭君道，除却鲈鱼更不

闻。”商隐《寄崔侍御》云：“若向南台见莺友，为言垂翅度春风。”临川：“故人一见如相问，为道方寻木雁编。”“归见江东诸父老，为言飞鸟会知还。”圣俞：“傥或无忘问姓名，为言懒拙皆如故。”坡：“单于若问君家世，莫道中朝第一人。”皆有所因也。

愈《寄孟刑部联句》云：“美君知道腴，逸步谢天械。”或问：“道果有味乎？”余曰：“如介甫‘午鸡声不到禅林，柏子烟中静拥衾’，‘竹鸡呼我出华胥，起灭篝灯拥燎炉’，‘各据槁梧同不寐，偶然闻雨落阶除’，皆淡泊中味，非造此境，不能形容也。”

刘昭禹云：五言如四十个贤人，著一个屠沽不得。觅句者若掘得玉匣子，有底有盖，但精心，必获其实。然昔人“园柳变鸣禽”竟不及“池塘生春草”；“余霞散成绮”不及“澄江静如练”；“春水船如天上坐”不若“老年花似雾中看”；“闲几砚中窥水浅”不如“落花径里得泥香”；“停杯嗟别久”不及“对月喜家贫”；“枫林社日鼓”不若“茅屋午时鸡”。此数公未始不精心，似此知全其宝者，未易多得。

老杜《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》云：“豪俊贵勋业，邦家频出师。相公镇梁益，军事无孑遗。”以是知边鄙之臣贪功生事，结祸招衅，皆有以致之。一得忠臣处之，生灵受赐矣。

《古柏》云：“大厦如倾要梁栋，万牛回首邱山重。”此贤者之难进易退，非其招不往者也。又云：“不露文章世已惊，未辞翦伐谁能送。”先器识，后文艺，与浮躁炫露者异矣。

杜云“尔辈可忘年”，“含凄觉汝贤”，“送尔维舟惜此筵”，“汝与山东李白好”，自世俗观之，则为简傲，诗家不然，亦尝有云：“忘形到尔汝。”

《花娜歌》：“用如快鹞风火生。”《南史》：曹景宗谓所亲曰：“昔在乡里，与年少辈拓弓弦作礮礮声，放箭如饿鸱叫，觉耳后生风，鼻尖出火。”子美盖不拘泥于鸱鹞之异也。

卷第六

元道州《舂陵行》云：“所愿见王官，抚养以惠慈。奈何重驱逐，不使存活为。缓逋违诏令，蒙责固所宜。亦云贵守官，不爱能适时。”《贼退示官吏》云：“使臣将王命，岂不如贱焉。今彼征敛者，迫之如火煎。谁能绝人命，以作时世贤。”子美志之曰：“今盗贼未息，知民疾苦，得结辈十数公为邦伯，万物吐气，天下少安，立可待矣。”余谓漫叟所以能然者，先民后己，轻官爵，重人命故也。观其《赋石鱼》诗云：“金鱼吾不须，轩冕吾不爱。”此所以能不徇权势而专务爱民也。杜云：“乃知正人意，不苟飞长缨。”可谓深

相知矣。

漫叟《无为洞口》云：“洞旁山僧皆学禅，无求无欲亦忘年。”又云：“无为洞口春水满，无为洞旁春云白。爱此踟蹰不能去，令人悔作衣冠客。”岑参《宿仙游寺》云：“寄报乘轩客，簪裾尔何容。”临川和秀老云：“解我葱珩脱孟劳，莫年甘与子同袍。”比之退之云“方将敛之道，且欲冠其颠”，“向风长叹不可见，我欲收敛加冠巾”，异矣。

六一有“自惭前引朱衣吏，不称闲行白发翁”，说者谓不言亦可。然次山《宿丹崖翁宅》亦云：“吾将求退与翁游，学翁歌醉在渔舟。官吏随人往未得，却望丹崖惭复羞。”吁！非淫乎富贵者也。

“心迹喜双清，茶瓜留客迟”，似非用事。观谢灵运《斋中》诗云：“矧乃归山川，心迹双寂寞。”竟陵王子良，礼才好士，夏月客至，为设瓜饮甘果，二诗盖用此。至若《梭拂子》云：“哑肤倦扑灭，赖尔甘服膺。”虽等闲题目，无一字无出处。

老杜《刘少府画山水幃歌》云：“反思前夜风雨急，乃是蒲城鬼神入。元气淋漓幃犹湿，真宰上诉天应泣。”应物《听嘉陵江声》云：“水性白云静，石中本无声。如何两相激，雷转空山鸣。”《赠能吟李儋》诗云：“丝桐本异质，音响合自然。吾观造化意，二物相因缘。”临川《咏鲁公坏碑》云：“六书篆籀数变改，遂令后世多失真。谁初妄凿好与丑，坐令学士劳骸筋。堂堂鲁公勇且仁，岂亦以此夸常民。直疑技巧有天德，不必强勉亦通神。”坡《咏歙砚》诗云：“与天作石来几时，与人作砚初不辞。诗成鲍谢石何与，笔落钟王砚不知。”此皆穷本探妙，超出准绳外，不特状写景物也。

苏州《赠赵氏生》云：“宁知风雨夜，复此对床眠。”《简卢氏生》云：“忽羨后生连榻话，独依寒烛一斋空。”又《赠令狐士曹》云：“秋霖滴滴对床寝，山路迢迢联骑行。”坡有“夜雨何时听萧瑟，对床欲作连夜语”，“误喜对床寻旧约”，“对床老兄弟，夜雨鸣竹屋”。

萧文奂能书善画，于扇上图山水，咫尺之内，便觉万里为遥。老杜《戏题山水图》云：“尤工远势古莫比，咫尺应论须万里。”乍读似非用事。如“男儿既介胄，长揖别上官”用“介胄之士不拜”，“归人在军中，兵气恐不扬”用“军中岂有女子乎”，皆用其意，而隐其语。

牧之《赠阿宜》：“一日读十纸，一月读十箱。”古人读书以纸计。范云就袁叔明读《毛诗》，日诵九纸。又袁峻家贫无书，每从人假借，必皆钞写，自课日五十纸。

临川：“道德文章吾事落，南华夫子盍行邪？”无落吾事，乃柳诗有“惆怅樵渔事，今还又落然”，恐亦用此。

“性豪业嗜酒，嫉恶怀刚肠。饮酣视八极，俗物都茫茫。”此子美胸中语也，宜其孩弄严武，藐视礼法，而朱老、阮生皆预莫逆。遭田父泥饮，至被肘而不悔，其内直外曲，强御不畏，矜寡不侮，非世俗所能测也。

“许身一何愚，自比稷与契”；“杜陵布衣老且愚，信口自比契与稷”。其平居趣造，自是唐虞上人，时夸仪秦，似不可晓。“飘飘苏季子，六印佩何迟。”“敝裘苏季子，历国未知还。”“季子黑貂敝，得无妻嫂欺。”战国奸臣，苏、张为渠魁，此老不应未喻。及观“薇蕨饿首阳，裘马资历聘。贱子欲适从，疑误此二柄”，其意甚明，前言盖戏耳。

永叔“万钉宝带烂腰环”，人谓此带几度道著。观子美“绯鱼亦及之，扶病垂朱绂”，“挈滞著朱绂，银章付老翁”，世未尝讥之者，岂以其人品不止宜此服邪？固尝有云：“朱绂负平生。”又云：“居然绾章绂，受性本幽独。”

临川“慷慨秋风起，悲歌不为鲈”。眉山“不须更说知几早，直为鲈鱼也自贤”。反复曲折，同归一意。亦如“把酒祝公公莫拒，缙衣心为好贤倾”，“我欲折纆留此老，缙衣谁作好贤诗”，共享一事，而造语居然不同。

唐史载杜审言尝云“吾文当得屈宋作衙官”，其孙乃有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；谓“苏味道见吾判且羞死”，甫乃有“集贤学士如堵墙，看我落笔中书堂”；谓“为造化小儿所苦”，甫有“日月笼中鸟，乾坤水上萍”。所谓是以似之也。

坡《次韵乐著作》云：“楚雨遂昏云梦泽，吴潮不到武昌宫。”又《武昌西山》云：“同游困卧九曲岭，褰衣独到吴王台。”失于一时笔快，遂以王宫目之。继有李成伯题云：“嗟嗟汉鼎久倾东，肉食曾无智与忠。孟德挟君交号令，本初窃地抢奸雄。武侯偶失三分策，孙氏俄成一战功。寂寞西山旧巢穴，庸儿犹道帝王宫。”语几乎骂矣。但渠偶不记其家太白曾作《武昌韩宰去思颂》云：“黄金之车，大吴天子，武昌鼎据，实为帝里。”其罪更大也。

西湖“横斜”“浮动”之句，屡为前辈击节，尝恨未见其全篇。及得其集，观之云：“众芳摇落独喧妍，占尽风情向小园。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霜禽欲下先偷眼，粉蝶如知合断魂。幸有微吟可相狎，不须檀板共金尊。”其卓绝不可及，专在十四字耳。又有七言数篇，皆无如“池水倒窥疏影动，屋檐斜入一枝低”，“雪后园林才半树，水边篱落忽横枝”之句。

杜云：“筑场怜蚁穴，拾穗许村童。”人谓有仁民爱物意。临川《咏促织》云：“只向贫家促机杼，几家能有一钩丝。”愚谓世之严督征赋而不恤疲瘵之有无者，虽魁然其形，实微虫智耳。

坡有“欲吐狂言喙三尺，怕君嗔我却须吞”。尝疑其语太怪，及观杜集

，亦有“临风欲恸哭，声出已复吞”。韦苏州云：“高秋长安酒，中愤不可吞。”

“东来贾客木棉裘，饮散金山月满楼。夜半潮来风又熟，卧吹箫管到扬州。”集中题云“梦中作”。盖坡尝衣此，坐客误云“木棉袄俗”。饮散乃出此诗，且云：“虽欲俗不可得也。”坐客大惭。贾客事乃《南史》孔觊二弟颇营产业，请假东归。觊出渚迎之。辎重十余船，皆棉绢纸席之属。觊伪喜，因命置岸侧，既而正色谓曰：“汝辈忝预士流，何至还东作贾客耶！”命烧尽，乃去。

沈庆之谓上曰：“为国譬如治家，耕当问奴，织当问婢。陛下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，事何由济？”梦得《送李策》云：“深春风日静，争长幽鸟鸣。仆夫前致辞，门有白面生。”

卷第七

渊明非畏枯槁，其所以感叹时化推迁者，盖伤时之急于声利也。杜老非畏乱离，其所以愁愤于干戈盗贼者，盖以王室元元为怀也。俗士何以识之。

和靖“马从同事借，妻怕罢官贫”，情状已可喜。及观岑参《送颜少府》云：“爱客多酒债，罢官无俸钱。”戎昱《题李明府壁》云：“料钱供客尽，家计到官贫。”虽欲不喜，不得也。

杜集多用经书语，如“车辚辚，马萧萧”，未尝外入一字。如“天属尊《尧典》，神功协《禹谟》”，“卿月升金掌，王春度玉墀”，“雾潭鳢发发，春草鹿呦呦”，皆浑然严重，如天陛赤旂，植璧鸣玉，法度森铄。然后人不敢用者，岂所造语肤浅不类耶。

刘禹锡谪连州，作《畚田行》云：“何处好畚田，团团缦山腹。下种暖灰中，乘阳坼芽蘖。”又作《竹枝词》云：“银钏金钗来负水，长刀短笠去烧畲。”尝观辰、沅亦然。瘠土之民，宜倍其劳，而耕反鹵莽也。梦得《蛮子歌》云：“蛮语钩辘音，蛮衣斑斓布。熏狸掘沙鼠，时节祠盘瓠。忽逢乘马客，恍若惊麇顾。腰斧上高山，意行无旧路。”宾客谪居朗州，而五溪习俗，尽得之矣。

梦得《送僧君素》云：“去来皆是道，此别不销魂。”坡云：“古今正自同，岁月何必书。”此等语皆通彻无碍，释氏所谓具眼也。

子美“南风作秋声，杀气薄炎炽”，盖用《易》“雷风相薄”，《左氏》“宁我薄人，无人薄我”，“军志先人有夺人之心，薄之也”。

“野饭射麋新”，本名状郊居。然《左氏》楚人致晋师，晋人逐楚，乐伯余一矢，射麋以献。又晋师及荧泽，魏犄射麋以献楚潘党，曰：“子有军事，无乃不给予鲜。”皆饭于野而射新事也。又“市喧嚣近利”，亦指称东屯所

居。盖齐侯欲更晏子宅，曰：“湫隘嚣尘。”晏子醉曰：“近市，小人之利也。”亦喧而近利事。其余虽一两字暗贯经传者，可胜数哉？

老杜流落不偶，然已为当世所尊，尝有“杖藜还客拜”。又《有客》云：“老病人扶再拜难。”则其坐深乡曲敬可知矣。虽然，樊宗师见刘叉诗，尚为之独拜，况老杜乎？

数物以个，谓食为吃，甚近鄙俗，独杜屡用。“峡口惊猿闻一个”，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，“却绕井栏添个个”；《送李校书》云“临歧意颇切，对酒不能吃”，“楼头吃酒楼下卧”，“但使残年饱吃饭”，“梅熟许同朱老吃”。盖篇中大概奇特可以映带者也。东坡云：“笔工效诸葛散卓，反不如常笔。正如人学作老杜诗，但见其粗俗耳。”

张籍《赠令狐》云：“久为博士无人识，自到长安赁舍居。”未足为穷。其《寻时道士》云：“昨来官罢无生计，欲就师求断谷方。”其穷无以加矣。

苏州《寄璨师》云：“遥知郡斋夜，冻雪封松竹。时有山僧来，悬灯独自宿。”尝谓暑月读之，亦有霜气。

唐令狐相进李远为杭州，宣宗曰：“闻李远云：‘长日惟消一局棋。’岂可使治郡哉？”对曰：“诗人之言，不足为实也。”乃荐远廉察可任。此正说诗者不以辞害志也。退之《和刘使君》云：“吏人休报事，公作送春诗。”梦得《送王司马之陕州》云：“案牍来时惟署字，风烟入兴便成章。”自俗吏观之，皆可坐不了事之目也。

龙太初自称诗人，谒介甫，坐中赋沙云：“鸟过风平篆，潮回日射星。”成于促迫，而切当如此，固宜诗人不复措辞。然皆有所据，韩公联句云：“窑烟冪疏岛，沙篆印回平。”《咏月》云：“辉斜通壁练，彩碎射沙星。”

临川爱眉山雪诗能用韵，有云：“冰下寒鱼渐可叉。”又：“羔袖龙钟手独叉。”盖子厚尝有“江鱼或共叉”，又云“入郡腰常折，逢人手尽叉”。

张籍尝移书责退之与人商论，不能下气。愈亦有云：“我昔实愚蠢，不能降色辞。”余谓此乃书生常态。昔尝见太学中炉亭议题，纷喧哄然，其后有二生，坐是鸣鼓，岂直议礼家为聚讼哉！圣俞《谢永叔惠酒》云：“始时语且横，既醉论益坚。曾不究世务，闲气争古先。”诚有之也。

退之《咏蚊蝇》云：“凉风九月到，扫不见踪迹。”梦得《聚蚊》云：“清商一来秋日晓，差尔微形饲丹鸟。”圣俞云：“薨薨勿久恃，会有东方白。”王逢原《昼睡》云：“蚊虫交纷始谁造，一一口吻如针锥，嚼人肌肤得腹饱，不解默去犹鸣飞。虽然今尚尔无奈，当有猎猎秋风时。”小人稔恶，岂漏恢网，但可侥幸目前耳。《左氏》曰：“天之假助不善，非右之也，将厚其

恶而降之罚也。”其是之谓乎？

杜诗有用一字凡数十处不易者，如“缘江路熟俯青郊”，“傲睨俯峭壁”，“展席俯长流”，“杖藜俯沙渚”，“此邦俯要冲”，“四顾俯层巔”，“旄头俯涧瀍”，“层台俯风渚”，“游目俯大江”，“江槛俯鸳鸯”。其余一字屡用若此类甚多，不能具述。

子美有“同学少年多不贱”，又“小径升堂旧不斜”，“群仙不愁思”，“夕烽来不近”，皆人所不敢用。甚类《周礼》“凡师不功”，《左传》“仁而不武”。“晋人闻有楚师，师旷曰：‘不害，楚归而动，不后。’”本以易“无”字尔，而语势顿壮。

唐赵璘述《因话录》，载其家兵部君性尤嗜茶，能自煎，谓人曰：“茶须缓火炙，活水煎。”坡有“活水还须缓火煎”，恐亦用此。

乐天云：“报道前驱少呵喝，恐惊黄鸟不成啼。”坡云：“鬓丝只好对禅榻，湖亭不用张旌旗。”蔡君谟云：“因傍低松却飞盖，为闻山鸟辍鸣驺。”若俗士正务以此夸张俗眼，又岂识数公意。

“散贝疏去未为贵，小邑陶休何足云。”惟乐天早退，乃可语此。

子美有“朱绂负平生”，乐天有“金带纒腰衫委地”，“紫绶相辉应不恶”，“赤绂金章尽到身”，如此尚多。然亦有叹云“实事渐消虚事在，银鱼金带绕腰光”，又有“簪纓假合虚名在，筋力消磨实事空”，皆自作解嘲也。尝爱韦苏州云：“除书忽到门，冠带便拘束。”又有《谢东林居士寄松英丹》云：“一拜蓝峰送还使，腰间铜印与心违。”言与意俱自在也。

房千里作《骰子选格序》云：“以六骰双双为戏，以数多少为进身官职之序，而且条其选黜之目焉。”东坡以流俗狂惑，经营傥来，惴惴唯恐后于他人，何异投骰者心动于中而色形于外，欲求胜人者哉！王逢原《彩选》云：“卒无及物效，徒有高人气。昏昏忘所大，扰扰争其细。”其理信然。

范文正云：“雷霆日有犯，始可报吾亲。”谁谓臣子忠孝难于两全也。莅官不敬，战陈无勇，本非事亲事，《礼记》以为非孝，公之谓欤？

乐天及第后，归觐留别同年云：“擢第未为贵，拜亲方始荣。”此毛义得檄而喜之意也。论者以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决非孟郊语，其气格亦不类。而白公亦有“得意减别恨，半酣轻远程。翩翩马蹄疾，春日归乡情”。此又不可晓也。

范文正《淮上遇风》云：“一棹危于叶，旁观亦损神。他年在平地，无忽险中人。”虽弄翰戏语，卒然而作，兼济加泽之心，可见未尝忘也。

卷第八

书史蓄胸中，而气味入于冠裾；山川历目前，而英灵助于文字。太史公南

游北涉，信非徒然。观杜老《壮游》云：“东下姑苏台，已具浮海航。到今有遗恨，不得穷扶桑。剑池石壁仄，长洲荷芰香。嵯峨阊门北，清庙映回塘。越女天下白，鉴湖五月凉。剡溪蕴秀异，欲罢不能忘。归帆拂天姥，中岁贡旧乡。放荡齐赵间，西归到咸阳。”其豪气逸韵，可以想见。序太白集者，称其隐岷山，居襄汉，南游江淮，观云梦，去之齐鲁，之吴，之梁，北抵赵、魏、燕、晋，西涉岐、邠，徙金陵，止浔阳，流夜郎，泛洞庭，上巫峡。白自序亦曰：“偶乘扁舟，一日千里。或遇胜景，终年不移。”其恣横采览，非其狂也。使二公稳坐中书，何以垂不朽如此哉！燕公得助于江山，郑綮谓“相府非灞桥，那得诗思”，非虚语也。

东坡《游金山》诗云：“江山如此不归山，江神见怪惊我顽。我谢江神岂得已，有田不归如江水！”盖与江神指水为盟耳。句中不言盟誓者，乃用子犯事，指水则誓在其中，不必诅神血口，然后谓之盟也。《送程六表弟》云：“浮江泝蜀有成言，江水在此吾不食。”“江水在此，吾不食言”，光武语也。坡去一“言”字，殆歇后也。○案，上有“成言”字，此安得为歇后，注疑非本文。亦此意也。

白公《送考功》云：“称意新官又少年，秋凉身健好朝天。青云上了无多路，却要徐驱稳著鞭。”余谓新进少年躁锐不已，往往自取倾覆，此诗可谓忠诲矣。又有云：“竿头已到应难久，局势虽迟未必输。”尝三复之，岂椎钝者偏乐闻此等语耶！

宋之问《陆浑山庄》云：“野人相问姓，山鸟自呼名。”东坡《海外》诗云：“花曾识面香仍好，鸟不知名声自呼。”盖《古今注》：“南方有鸟名鹪鹩，其名自呼，向日而飞。”柳子厚云：“楚越有鸟甘且腴，嘲嘲自鸣为鹪鹩。”

子瞻赋“浊醪有妙理”，首句云：“酒勿嫌浊，人当取醇。”其末乃曰：“浊者以饮吾仆，清者以酌吾友。”复立分别，则是浊醪无妙理矣。岂非万斛汹涌，不暇点检故欤？

史传袭称兄弟为友于，故渊明诗云：“再喜见友于。”子美云：“友于皆挺拔。”又：“山鸟山花吾友于。”《南史》：到苻从武帝登北顾楼赋诗，苻受诏便就。上以示其祖溉云：“苻定是才子，番恐卿从来文章假手于苻。”后每和御诗，上辄手诏戏溉曰：“得无贻厥之力乎？”退之《玉川》诗云：“谁谓贻厥无基趾。”二事政可对也。

“家家养乌鬼”，沈存中以为鸬鹚，说者谓非也。元微之诗云：“病赛乌称鬼，巫占瓦作龟。”自注云：“南人染病，竞赛乌鬼。楚巫列肆，悉卖瓦卜。”此乃戏效俳体二首。其二亦云：“瓦卜传神语。”皆是处方言。则乌鬼非

鸬鹚明矣。

余昔官辰州，尝借诗集于士人，中有小编，字云《成都集》，乃天庆中进士叶沆所作。上百篇，时有可观。如《闲居感怀》云：“身闲难报国，语直易伤时。”《村墅》云：“夜庭和月扫，秋户拂云关。”亦可想见其胸襟矣。

介甫《梅》诗云：“少陵为尔牵诗兴，可是无心赋海棠。”杜默云：“倚风莫怨唐工部，后裔谁知不解诗。”曾不若东坡《柯邱海棠》长篇，冠古绝今，虽不指明老杜，而补亡之意，盖使来世自晓也。

世人喜子美造次不忘君，尝观其祖审言《除夜》云：“还将万亿寿，更谒九重城。”则教忠之家风旧矣。

坡有“白衣送酒舞渊明”。人有疑“舞”字太过者，及观庾信《答王褒饷酒》诗：“未能扶毕卓，犹足舞王戎。”盖有所本。

坡云：“宾鸿社燕巧相违。”《月令》来宾事，尝疑人未曾用，及观梦得《秋江晚泊》云：“暮霞千万状，宾鸿次第飞。”顾况云：“安得凌风翰，肃肃宾天京。”老杜：“别浦雁宾秋。”

“欲挂衣冠神武门，先寻水竹渭南村。却将旧斩楼兰剑，买到黄牛教子孙。”世传云，一武人诗也。不惟勇退雅志为可喜，而易道家所忌之业，以示子孙，尤可喜也。

张籍云：“爱养无家客，多传得力方。”坡《赠金山元老》云：“蒜山幸有闲田地，招此无家一房客。”

乐天《九日思杭州》云：“笙歌委曲声延耳，金翠动摇光照身。”子瞻有《怀钱塘》云：“剩看新番眉倒晕，未应泣别验销红。”黎元耆旧，何遽忘之耶？徐考其集，白送姚杭州赴任，因思旧游云：“闾里固宜勤抚恤，楼台亦要数跻攀。”苏亦云：“细雨晴时一百六，画船鼙鼓莫违民。”是未尝无意于民庶也。然白又有“故妓数人凭问讯，新诗两首倩留传”，坡又有“休惊岁岁年年貌，且对朝朝暮暮人”，大抵淫乐之语，多于抚养之语耳。夫子称未见好德如好色，而伤之曰“已矣乎”。二公未能免俗，余人不必言。

白云：“趁凉行绕竹，引睡卧观书。”坡：“引睡文书信手翻。”书引睡魔，诚人人所同也。

辰人以藤代篘酒，名“钓藤”，俗传他处即不可用。或谓但恐酿造之法异耳，所在皆可。乐天《忠州春至》诗云：“闲拈旧叶题诗咏，闷取藤枝引酒尝。”则巴蜀亦有之。

余尝论李广以私憾杀灞陵尉，其褊伎险刻，决非长者，所以不侯，非直杀降之谴也。因观坡云：“明年定起故将军，未肯先诛灞陵尉。”恐亦寓此意。

尝见同侪因行饮令，人索一鱼名。有浙人大唱云：“周公鱼。”余谓坐客

，且喜，“召伯鲋”有对矣。满堂胡卢不止，因戏为足成其语云：“京市鲋先夸召伯，浙音鱼或号周公。”

坡《赠辨才》云：“我比陶令愧，公为远公优。”时辨才退居，未尝出入，坡往见之，遂出至风篁岭。又云：“聊使此山人，永记二老游。”用老杜《寄赞上人》“与子成二老，来往亦风流”，皆一儒一释也。又《寄参寥问少游失解》云：“底事秋来不得解，定中试与问诸天。”盖刘禹锡《和宣上人贺王侍郎发榜后》诗云：“借问至公谁印可，支郎天眼定中观。”不惟兼具儒释，又政属科场事，其不泛如此。

乐天谪浔阳，稹寄在绛诗云：“残灯无焰影幢幢，此夕闻君谪九江。垂死病中惊起坐，暗风吹雨入寒窗。”白谓此句，他人尚不可闻，况仆心哉！至今每吟，犹惻惻耳。复贻三韵云：“忆昔封书与君夜，金銮殿后欲明天。今夜封书在何处？庐山庵里晓灯前。”去来乃士之常，二公不应如此之戚戚也。子瞻《送文与可》云：“夺官遣去不自觉，晓梳脱发谁能收。”推之前诗，厥论高矣。然居易《答元书》，以三秦为报，且云：“可以乐之终身者。”悲叹之语，恐特伤离索耳。白公罢郡，亦尝有云：“睡到午时欢到夜，回看官职是泥沙。”

石曼卿《赠针师》云：“卧龙有病君医取，心为生灵不为身。”王逢原云：“丈夫出处诚何较，知痛苍生为泪垂。”贤者设心，不期而合如此，皆未行其志，惜哉！

曼卿《红梅》云：“认桃无绿叶，辨杏有青枝。”坡谓有村学中体，尝嘲之曰：“诗老不知梅格在，强拈绿叶与青枝。”至于“未应娇意急，发赤怒春迟”，成均瞽宗，无以加也。

世人论渊明，皆以其专事肥遯，初无康济之念，能知其心者寡也。尝求其集，若云：“岁月掷人去，有志不获聘。”又有云：“猛志逸四海，骞翮思远翥。”“荏苒岁月颓，此心稍已去。”其自乐田亩，乃卷怀不得已耳。士之出处，未易为世俗言也。

文潜云：“儿曹鞭笞学官府，翁怜儿痴傍笑侮。平明坐衙鞭复呵，贤于群儿能几何。儿曹鞭笞以为戏，翁怒鞭人直流地。一种戏剧谁后先，我笑谓公儿更贤。”余谓此诗，亦不可不令操权者知也。坡云：“不辞脱袴溪水寒，水中照见催租瘢。”等闲戏语，亦有所补。

卷第九

老杜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云：“自经丧乱少睡眠，长夜沾湿何由彻。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多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。呜呼！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。”乐天《新制布裘》云：“安得万里裘，盖裹

周四垠，稳暖皆如我，天下无寒人。”《新制绫袄》云：“百姓多寒无可救，一身独暖亦何情。心中为念农桑苦，耳里如闻饥冻声。争得大裘长万丈，与君都盖洛阳城。”皆伊尹身任一夫不获之辜也。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，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，二者较之，少陵为难。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者也，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，忧劳者易生于善虑，安乐者多失于不思，乐天宜优。或又谓白氏之官稍达，而少陵尤卑，子美之语在前，而长庆在后，达者宜急，卑者可缓也，前者唱导，后者和之耳。同合而论，则老杜之仁心差贤矣。

永叔尝谒执政，坐中赋雪诗，有云：“主人与国共休戚，岂惟喜悦将丰登。须怜铁甲冷彻骨，四十余万屯边兵。”当时乃谓韩退之亦能道言语，其豫裴晋公宴会，但云：“林园穷胜事，钟鼓乐清时。”不曾如此作闹。殊不知老杜一言一咏，未尝不在于忧国恤人，物我之际，则淡然无著。《夏日叹》曰：“浩荡想幽蓟，王师安在哉？”《夏夜叹》曰：“尔我荷戈士，穷年守边疆。”此仁人君子之用心，终食不可忘也，边兵之语，岂为过哉！如退之“始知神官未圣贤，护短凭愚要我敬”，“雪径抵樵叟，风廊折谭僧”，真作闹诗也。

坡记王凌过贾逵庙，大呼曰：“贾梁道，我大魏之忠臣也！”及司马景王病，梦逵为祟。因为诗云：“嵇绍似康为有子，郗超畔鉴似无孙。如今更恨贾梁道，不杀公闾杀子元。”盖怪梁道忠义之灵，不能自己其子充之恶。按《晋纪》，王、贾所杀者乃宣帝，名懿，字仲达，非景帝子元也。

坡：“蓝尾忽惊新火后，邀头要及浣花前。”注引乐天“三杯蓝尾酒，一榼胶牙饧。”观《长庆集》，此诗题云七年元日对酒，非钻火时事也。宋景文守岁云：“且尽灯前蓝尾杯。”

王元之《到任表》有“全家饱暖，尽荷君恩”之语，到今传诵。永叔用为诗云：“诸县丰登少公事，全家饱暖荷君恩。”梦得亦尝有云：“一生不得文章力，百口空为饱暖家。”白云：“不才空饱暖，无力及饥贫。”

黄州麻城县界有万松亭，连日行清阴中，其馆亭亦可爱。适当关山路，往来留题无数。东坡伤来者不嗣其意，尝有诗云：“十年栽种百年规，好德无人助我仪。”又云：“为问几株能合抱，殷懃记取《角弓》诗。”中间尝撤牌刻，有士题云：“旧韵无仪字，苍髯有恨声。”亦可录。

醴阳道旁有甘泉寺，因莱公、丁谓曾留行记，从而题咏者甚众，碑牌满屋。孙讽有“平仲酌泉曾顿辔，谓之礼佛遂南行。高堂下瞰炎荒路，转使高僧薄宠荣。”人皆传道。余独恨其语无别。自古以直道见黜者多矣，岂皆贪宠荣者哉？又有人云：“此泉不洗千年恨，留与行人戒覆车。”害理尤甚。莱公之事，亦例为覆车乎？因过之偶为数韵，其间有云：“已凭静止鉴忠精，更遣清泠

洗谗喙。”盖指二公也。

凡作诗有用事出处，有造语出处，如“五陵衣马自轻肥”，虽出《论语》，总合其语，乃潘岳“裘马悉轻肥”。“柳絮才高不道盐”，虽谢女事，乃借张融以《海赋》示人，人评其赋，但不道盐耳。“红袖泣前鱼”，本《战国策》事，乃陆韩卿《中山王孺子妾歌》“安陵泣前鱼”。坡作《太白画像诗》云：“大儿汾阳中令君，小儿天台坐忘真。”其事乃用白交汾阳于行伍中，竟脱白于祸；天台司马子微谓“白有仙风道骨，可与神游八极之表”。所造之语，乃《祢衡传》云：“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。”

史赵释絳县老人年数云：“亥有二首六身。”盖离析“亥”字点画而上下之，如算筹纵横然，则下其二首为二万，六身各一纵一横，为六千六百六十，正合其甲子之日数，传以赵之明历。刘宾客《送人赴絳州》云：“午桥群吏散，亥字老人迎。”义山《赠絳台老驿吏》云：“过客不劳询甲子，惟书亥字与时人。”可谓善使事矣。亦如近诗《送人洪州》云：“干斗气沈龙已化，置藟人去榻犹悬。”《送人鄂州》云：“黄鹤晨霞傍楼起，头陀秋草绕碑荒。”《送人襄阳》云：“四叶表闾唐尹氏，一门逃世汉庞公。”虽邻封密迹，不可移也。

退之《韶州留别张使君》云：“久钦江总文才妙，自叹虞翻骨相屯。”翻放弃南方，自恨疏节，骨鲠不媚，犯上获罪，当长没海隅；其刚褊方拙，凌突权势，出于天性，雅宜文公喜用。江总乃败国奸回，特引之何故？按《南史孔奂传》，陈后主欲以总为太子詹事，奂曰：“江有潘陆之华，而无园绮之实。”乃奏江总文华之人，宜求敦重之才。是诗恐有讥云。杜云：“远愧梁江总，还家尚黑头。”李商隐《赠牧之》云：“前身恐是梁江总。”皆未可与言史也。

老杜《赠李秘书》：“触目非论故，新文尚起予。”太白《酬窦公衡》云：“曾无好事来相访，赖尔高文一起予。”韦苏州：“每一睹之子，高咏尚起予。”昌黎《酬张韶州》：“将经贵郡烦留客，先惠高文谢起予。”岂非用事偶合，数公非蹈袭者。

千里蓴羹，末下盐豉，盖古未受和耳。子美：“豉化蓴丝熟。”又：“豉添蓴菜紫。”圣俞《送人秀州》云：“剩持盐豉煮紫蓴。”鲁直：“盐豉欲催蓴菜熟。”

《莱公外传》记公所得厚俸，惟务施予。寝处一青帟三十年，有亲厚者求之，欲其易去，公笑而答曰：“彼诈我诚，虽敝何害。实不忍以敝获弃耳。”薪者愧之。故魏野诗云：“有官居鼎鼎，无地起楼台。”及北使来，顾望缙绅而问迂者曰：“‘无地起楼台’相公安在？”其清望为人所景慕如此。然永

叔《归田录》颇论其侈汰，司马温公亦云，岂非奢外而俭内欤？

昌黎《寄崔立之》云：“傲兀坐试席，深丛见孤罍。四座各低回，不敢捩眼窥。”可为善言场屋事。若平日所养不厚，诚难傲兀也。

沈攸之晚好读书，手不释卷，尝叹曰：“早知穷达有命，恨不十年读书！”坡《再和刘景文介亭长篇》云：“早知事大谬，恨不十年读。”又云：“文如翻水成，赋作叉手速。”乃《北梦琐言》记温庭筠才思艳丽，工于小赋，每入试，押官韵作赋，凡八叉手而八韵成，多为邻铺假手，号曰“救数人”也。余尝以“八叉手”对“三折肱”。

温公自称迂叟，香山居士亦尝以自号，其诗云：“初时被目为迂叟，近日蒙呼作隐人。”司马岂慕其洛居有闲适之乐耶？

白乐天云：“身闲富贵真天爵，官散无忧即地仙。”盖用颜蠹晚食当肉，早眠当富，无事当贵也。

白献晋公云：“闻说风情筋力在，只如初破蔡州时。”虽叙其功业与寿康，其语缓而不迫，此可为作诗法也。

齐谢嘏出守建安，于宣猷堂饮饯，并召时才赋诗，用十五剧韵。萧恺诗先就，其辞又美。简文曰：“王筠本自旧手，后进有萧恺可称。”长庆云：“万言旧手才难敌，五字新题思有余。”

乐天云：“乐可理心应不谬，酒能陶性信无疑。”“陶冶性灵存底物”固诗人语，古人所谓乐以治心者，相去远矣，此语不作可也。

少游赠坡诗云：“节旄零落毡餐雪，辨舌纵横印佩金。”语太不等。子瞻《讥集句》云：“天边鸿鹄不易得，便令作对随家鸡。”此诗正类此。

坡《和刁景纯暨柳子玉冈字韵》诗，至第七篇云：“屡把铅刀齿步光，更遭华袞照龙凉。”乃用子建《七启》云“步光之剑，华藻繁缛”，《左传》“龙凉冬杀”。虽第一韵众人所更易，而七篇未尝改，又贯穿精绝如此。

尝观临川“解我葱珩脱孟劳”，尝不晓孟劳何等物，及见《谷梁传》注：“孟劳，鲁宝刀。”

卷第十

山谷云：“诗者，人之性情也，非强谏争于庭，怨詈于道，怒邻骂坐之所为也。”余谓怒邻骂坐固非诗本指，若《小弁》亲亲，未尝无怨，《何人斯》“取彼谮人，投畀豺虎”，未尝不愤。谓不可谏争，则又甚矣，箴规刺诲，何为而作！古者帝王尚许百工各执艺事以谏，诗独不得与工技等哉！故谏而不斥者，惟《风》为然。如《雅》云：“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。”“彼童而角，实诳小子。”“忧心惨惨，念国之为虐。”“乱匪降自天，生自妇人”。忠臣义士，欲正君定国，惟恐所陈不激切，岂尽优柔婉晦乎？故乐天《寄唐生》

诗云：“篇篇无空文，句句必尽规。”子建称孔北海文章多杂以嘲戏，子美亦戏效俳谐体，退之亦有寄诗杂诙俳，不独文举为然。自东方生而下，祢处士、张长史、颜延年辈，往往多滑稽语。大体材力豪迈有余，而用之不尽，自然如此。韩诗“浊醪沸入口，口角如衔箝”，“试将诗义授，如以肉贯串”，“初食不下喉，近亦能稍稍”，皆谑语也。坡集类此不可胜数，《寄蕲簟与蒲传正》云：“东坡病叟长羁旅，凉卧饥吟似饥鼠。倚赖东风洗破衾，一夜雪寒披故絮。”《黄州》云：“自惭无补丝毫事，尚费官家压酒囊。”《将之湖州》云：“吴儿脍缕薄欲飞，未去先说馋涎垂。”又：“寻花不论命，爱雪长忍冻。天公非不怜，听饱即喧哄。”《食笋》云：“纷然生喜怒，似被狙公卖。”《种茶》云：“饥寒未知免，已作太饱计。”“平生五千卷，一字不救饥。”“饥来凭空案，一字不可煮。”皆斡旋其章而弄之。信恢刃有余，与血指汗颜者异矣。

子美“于菟侵客恨”，乃楚人谓虎为于菟。“土锉冷疏烟”，乃蜀人呼釜为锉。“富豪有钱驾大舸”，方言南楚、江、湘，凡船大者谓之舸。“百丈谁家上水船”，荆峡以竹缆为百丈。“塹抵公畦稜”，京师农人指田云几稜。去声“市暨灊西岭”，夔人谓江水横通山谷处为灊。子厚“桃笙葵扇安可当”。宋、魏之间谓簟为笙。“欸音袄乃音霭一声山水绿”，乃楚人歌声。临川“窗明两不借”，楚人以草履为不借。东坡“倦看涩勒暗蛮村”，盖岭南竹名。又“蓬沓障前走风雨”，注云：“于潜妇人皆插大银栉，谓之蓬沓。”又“几思压茅柴，禁网日夜急。”山谷“燕湿社公雨，莺啼花信风”，皆方言也。

王谊伯谓“西川有杜鹃，东川无杜鹃”，盖是题下注，断自“我昔游锦城”为句首。子瞻谓杜备诸家体，非必牵合程度，诗意盖讥当时刺史有禽鸟不若者。明皇以后，天步多棘，凡尊君者为有也，怀贰者为无也。鲁直亦云：“臣结《春秋》二三策，臣甫《杜宇》再拜诗。忠臣衔愤痛切骨，后世但识琼瑰辞。”今观此篇叙鸿雁羔羊礼，有太古尊君亲上之意，为明皇设不疑。至于《杜鹃行》，乃云：“虽同君臣有旧礼，骨肉满眼身羁孤。”又云：“尔惟摧残始发愤，羞带羽翮伤形愚。”指斥骂詈，殊无致严之语，莫不皆有所主也。

《因话录》载，吴兴僧皎然工律诗，尝谒韦苏州于舟中，抒思作古体十数篇为赞。韦全不称赏。皎然极失望，明日写旧制献之。苏州吟讽，大加叹味，因语皎然云：“几至失声名。何不但以所工见投，而猥希老夫意？”余观韦集有《寄皎然》诗云：“夙慕端成旧，未识岂为疏。愿以碧云思，方君怨别余。”则知其诗名于未识前矣，岂览其乍学古体，即疑其不逮所闻邪？

老杜所以为人称慕者，不独文章为工，盖其语默所主，君臣之外，非父子兄弟，即朋友黎庶也。尝观韦应物诗及兄弟者十之二三，《广陵覲兄》云

：“收情且为欢，累日不知饥。”《冬至寄诸弟》云：“已怀时节感，更抱别离酸。”《元日寄诸弟》云：“日月味远期，念君何时歇。”《社日寄》云：“遥思里中会，心绪恨微微。”《寒食》云：“联骑定何时，吾今颜已老。”又云：“把酒看花想诸弟，杜陵寒食草青青。”《初秋寄》云：“高梧一叶下，空斋归思多。”《闻蝉寄诸弟》云：“缄书报是时，此心方耿耿。”《登郡楼寄诸季》云：“迨兹闻雁夜，重忆别离秋。”《怀京师寄》云：“上怀犬马恋，下有骨肉情。”余谓观此集者，虽谗阅交愈，当一变而怡怡也。

余尝赴京师，往辞伯父，坐中举兄弟《送行》诗云：“问人求稳店，下马过危桥。”及观坡集，见《送侄安节》诗，言其伯曾有送老苏下第归蜀云：“人希野店休安枕，路入云关稳跨驴。”急难之诚，意皆相若，但字有多寡耳。余官辰、沅逾年，族弟来相视，将行，率尔送之云：“就舍勿令人避席，渡江莫与马同船。”虽鄙近不工，亦可用于畏途也。

山泽之儒多癯，诗人尤甚。子美有“思君令人瘦”。乐天云：“形容瘦薄诗情苦，岂是人间有相人。”又云：“貌将松共瘦，心与竹俱空。”李商隐“瘦尽东阳姓沈人”。掉头捻髭之苦，岂有张颐丰颊者哉！沈昭略尝戏王约以肥而痴，答以瘦而狂，昭略喜曰：“瘦已胜肥，狂应胜痴。”

晨牝妖鸱，索家生乱，自古而然，故夏姬乱陈，费无极乱楚。李义山咏北齐云：“小莲玉体横陈夜，已报周师入晋阳。”东坡：“成都画手开十眉，横云却月争新奇。游人指点小颦处，中有渔阳胡马嘶。”熟味此诗，则“吴人何苦怨西施”，岂足称咏史哉。等而下之，凡移于此物者，皆可以为戒。案：宋刻李义山诗“小怜”亦作“小莲”，与此正同，姑仍之，俟考。

曲水修禊之会，人各赋诗，成两篇者，自右军、安石而下才十一人；成一篇者，郗昙、王丰之而下十五人；诗不成罚觥者，凡十六人。今观所传诗，类皆四言、五言而又两韵者多，四辑者无几，四言二辑，止十六字耳。当时得预者，往往皆知名士，岂献之辈终日不能措辞于十六字哉。窃意古人持重自惜，不欲率然，恐贻久远讥议，不如不赋之为愈。

坡游武昌，见农夫皆骑秧马，较之伛偻而作者，劳佚相绝，尝作《秧马歌》，叙述甚详。唐子西至罗浮，始识此器，作诗云：“儼向明时受一廛，著鞭常恐老农先。行藏已问吾家举，从此驰君四十年。”亦巧于用事也。

汲长孺、段太尉，皆义勇奋不顾身之人，至于仁爱抚养，则矜怜悯怛，无所不至，所谓刚者必仁，仁者必勇也。尝观乐天云：“况多刚狷性，难与世同尘。”希文云：“吾生岂不幸，所禀多刚肠。”皆心中语也。白则有“敢辞为俗吏，且欲活疲民”，又云：“心中为念农桑苦，耳里如闻饥冻声。”范又有“寸怀如春风，思与天下芳”，《赴姑苏》云：“岂辞云水三千里，因济疮痍

十万民。”与汲、段正相似。

李商隐诗好积故实，如《喜雪》云：“班扇慵裁素，曹衣讵比麻。鹅归逸少宅，鹤满令威家。”又“洛水妃虚妒，姑山客漫夸”；“联辞虽许谢，和曲本惭巴”。一篇中用事者十七八。尝观临川《咏枣》止数韵：“余甘入邻家，尚得馋妇逐。贄享古已然，《豳诗》自宜录。”用“女贄枣修”，“八月剥枣”。“谁云食之昏”，用范晔“枣膏昏蒙”。“愿比赤心投，皇明倪予烛”，用萧琛“陛下投臣以赤心，臣敢不报以战栗”。以是知凡作者，须饱材料。传称任昉用事过多，属辞不得流便。余谓昉诗所以不能倾沈约者，乃才有限，非事多之过。坡集有全篇用事者，如贺人生子，自“郁葱佳气夜充闾，喜见徐卿第二雏”，至“我亦从来识英物，试教啼看定何如”；《戏张子野买妾》，自“锦里先生自笑狂，身长九尺鬓眉苍”，至“平生谬作安昌客，略遣彭宣到后堂”，句句用事，曷尝不流便哉。

张无尽《题武昌灵竹寺》云：“孟宗泣竹笋冬生，岂是青青竹有情。影响主张非别物，人心但莫负幽明。”语虽浅近，然尝于理，乐天云“余霞散成绮，别叶乍辞风”等语，丽矣，不过于嘲风雪，弄花草而已。故《寄唐生》诗云：“非求宫律高，不务文章奇；惟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。”

长庆：“论诗之豪者，世称李、杜；索其风雅比兴，十无一焉。杜诗最多，可传者千余，至于贯穿古今，覩缕格律，尽工尽善，又过于李，然撮其《新安》、《石壕》、《潼关吏》、《芦子》、《花门》之章，‘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’之句，亦不过三四十。杜尚如此，况其下乎？”今观杜集忧战伐，呼苍生，悯疮痍者，往往而是，岂直三四十而已哉，岂乐天未尝熟考之耶？士人程文，穷日力作一论，既不限声律，复不拘语句，尚罕得反复折难，使其理判然者。观《赴奉先咏怀五百言》，乃声律中老杜心迹论一篇也。自“杜陵有布衣，老大意转拙。许身一何愚，自比稷与契”，其心术祈向，自是稷、契等人。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，与饥渴由己者何异，然常为不知者所病，故曰“取笑同学翁”。世不我知而所守不变，故曰“浩歌弥激烈”。又云：“非无江海志，萧洒送日月。当今廊庙具，建厦岂云缺。葵藿倾太阳，物性固莫夺。”言非不知隐遁为高也，亦非以国无其人也，特废义乱伦，有所不忍。“以兹悟生理，独耻事干谒”，言志大术疏，未始阿附以借势也，为下士所笑，而浩歌自若，皇皇慕君，而雅志栖遁，既不合时，而又不少低屈，皆设疑互答，屡致意焉。非巨刃有余，孰能之乎？中间铺叙，间关酸辛，宜不胜其戚戚，而“默思失业徒，因念远戍卒”，所谓忧在天下，而不为一己失得也。禹、稷、颜子不害为同道，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、契，岂为过哉。孟子曰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”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，其达也未尝不抗其

易退之节，早谋先定，出处一致矣。是诗先后周复，正合乎此。昔人目《元和贺雨》诗为谏书，余特目此诗为心迹论也。

跋一

志以言而章，言以文而远，文以叙而传，叙以德而久。古太史氏职采民谣，缉为歌诗，以献于王，王以知其才而见其志，于是乎伸之。及古道废阙，英才埋没，往往托之著述比兴以自见者多矣。然非得当世闻人表而出之，则亦无以取信于后世。先君子平生以直道行己，动与物忤，志不获骋，终老林下。遗文颇富，未克流于世，而遭子之火，独《诗话》十卷仅存。大丞相陈公妙年，以文章先多士，为天子名宰，望重德隆，不轻许可，载览遗稿，叹惜不遇，慨然以盛文序于首。正声劲气，端庄典雅，遂使积年暧昧，一旦光明，相与传久，可谓立古而不朽者。次年七月甲子，廓敬书于后，以示子孙，无忘盛德焉。

诗话杂说，行于世者多矣，往往徒资笑谈之乐，鲜有益于后学。若《溪诗话》，议论去取，一出于正，真所谓有补于名教者，其详已具大丞相陈公之叙。永存与先生宗裔，同出光之固始，乃敢锱木以广其传。乾道己丑孟冬吉日，右朝奉郎权知蕲州军州事黄永存谨识。

跋二

左史杨公邦弼志先祖之墓，其略曰：“公登宣和甲辰第，授辰州辰溪县丞，就升令。在任五年，以才谥称。辟差沅州军事判官，摄倅事。郎将汪长灏与傜酋有隙，酋鼓众数万，声言渡江乘城，人心恟惧。公奋不顾身，入其巢穴，晓以祸福，悉愧谢罪，一州赖以全。继权麻阳县，遭巨寇曹成之扰，公率群傜于敌，禽其将，贼众宵遁。寻辟鄂之嘉鱼令，下车未几，流移还集。复权岳之平江。甫半岁，帅漕交辟，处之宾幕。平江士民千余人，诣都督行府乞还任，丞相张公浚止其事，有诏即真。时湖贼杨么抄掠数郡，遏绝水道。官军屯岳阳，而县距州数舍，地险，艰于转饷。公虑粮食不继，预设巨舰，令民输租其中，得米千余斛，乘风而前。贼引数十艘尾逐。会官军至，只舟不得返，因降其众，官军得以仰啸，贼垒遂平。秩且满，有权贵寄产于县境为民患者，公按以三尺，乃为排根。自以植节不替谐俗，遂委官而归，无复功名意。丞相张公以人物为己任，每欲推之要津。及帅闽，招致幕下数月，竟不肯留。丞相见其确守退志，乃谓人曰：“如黄令之才，使稍宦达，何所不至。今恬于名位，甘老林泉，故平生抱负弗克施，良可惜也。”公学问优于人，志度闳深，调护不虞，不动声气。遇仓卒，州县尝倚以为重。居官所至人爱，所去见思，一时使者多朝廷大吏，察治状无以易公，争相辟置，故其风绩迭见于湖北表里如此。先祖尝著《诗话》十卷，发挥杜少陵窅奥不得施用之处，乡衮正献陈公为

之叙引，学者从诵习之。比刊于蕲春，先君复刊于家塾，所传广矣。焘不肖，分教潭汤，适在先祖游宦之地，讵可无此书乎？因稍正其讹舛，刊之学宫，且以出处之大方，识于卷末，庶观者有所考焉。嘉泰三年癸亥正月朔旦，孙从政郎沅州学教授焘谨书。

跋三

岁在壬子，予守沅，莅政之暇，遍观学宫所有书籍。一见《溪诗话》，与其它所集旨趣不同，盖黄令君所援引诸家之诗，悉指少陵为归宿地，虽于去取间默寓其不得时以行志之愤，然议论皆本于爱君忧国，事亲敬长，一扫骚人絺章绘句之习。其于名教，岂小补哉！孔子曰：“《诗》可以怨，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。”溪其有见于此乎。沅本事小而讹，予司臬乡部，公余略加订正，而锓诸梓。非惟可以便观览，亦使此集之传益广云。咸淳己巳立秋日，澧阳聂棠识。

跋四

《溪诗话》十卷，宋黄彻常明撰。《书录解题》谓是莆田人，而《八闽通志》则云邵武人，举绍兴十五年进士，殆家本莆田而占籍于邵武者也。编中持论多本少陵。自言官辰、沅逾年。顾志州郡官师者，不载姓氏，集亦失传。其送弟诗句云：“就舍勿令人避席，过江莫与马同船。”语浅情真，不失风雅之旨矣。康熙戊子三月，小长芦朱彝尊识于曝书亭。

跋五

吾家诗学，肇自莆阳监察公昆弟。厥后文节为江西鼻祖，而闽中一派，流衍特长，论者以晚唐体目之。不知宗法有本，厚人伦，维风教，常明公《溪诗话》具在，可考而知也。模自壬午入闽，得拜族尊莘田先生。先生官四会令，罢归家居，萧然环堵，焚香著书，不特文章媲美前人，气节尤与常明公符合，益信君子之泽，未有艾焉。新安鲍君以文近有丛书之刻，模因检所藏曝书亭旧钞，亟请开雕。以文复购善本，校其讹脱，详载前后序跋，又皆竹垞先生当日所未见，而常明公之生平功绩，于以灿然。发潜阐幽，以文高谊，感不朽矣。乾隆丙申阳月，无双后裔黄模敬书。